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 
第二十回 賈迎春擺佈薄情郎 史湘雲搜求短命鬼

話說李紈、鳳姐、平兒、尤二姐、寶釵、黛玉、秦可卿、胡氏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巧姐、史湘雲、甄香菱、薛寶琴、邢岫煙、尤三姐十七個人隨了賈夫人、鴛鴦進了西邊的偏院，只見賈母倚門而待，眾人見了忙緊行了幾步到了跟前，一齊請安問好。賈母笑道：「姑娘們都進來罷，你們瞧瞧，這是給我蓋下的新房子，都是照著家裡的樣兒蓋的。也是一邊兒是大萬字炕，一邊兒是碧紗櫺。屋裡的陳設也是我自己親自佈置著擺的，你們看看好不好？」李紈等眾人看了，齊聲道：「老太太是全福全壽的人，眼見耳聞的多了，不拘調度個什麼兒，總比別人異樣些兒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們姊妹們都上萬字炕去坐，咱們今兒也要鬧個新樣兒。每人面前放個小炕桌兒，桌上擺一個攢盒兒，一把自斟壺，一雙筷子，一個酒杯兒。上菜的時候兒都用小碟子小碗兒，各人吃各人的。尤三姑娘、薛二姑娘、邢大姑娘、史大姑娘、菱姑娘你們五個人是客，就先上去順著領兒先坐罷；其次，就是我們家的老小四位姑娘坐；再其次，就該我們家的老小八位奶奶了。我們就把炕桌兒也都放上罷，時光兒有限，我們喝著酒說話兒也是一樣的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你們都聽聽，老太太事情想的又周到，話兒說的又捷脆，次序兒分的又清楚，咱們再趕不上老人家的。姑娘們也再不用謙讓了，就都照著老太太說的次序兒上去坐罷。」

尤三姐、史湘雲等眾人聽了，也就不必再讓，大家一齊上炕，各按次序兒坐下。這裡鴛鴦走來要給李紈磕頭。李紈見了忙又站了起來，拉了鴛鴦的手，那個眼淚就像珍珠一般的滾下來。賈母道：「我的兒啊，你不用盡自傷心了，過會子吃了飯，教鴛鴦把你領到他們房裡，你們夫妻兩個也只管親熱親熱去，這難道還怕誰笑話嗎？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只見眾丫頭們七手八腳的挨著次兒放了二十張小炕桌兒。每一桌上放了一個攢盒兒，一把自斟壺，一副杯筷。賈母、賈夫人、鴛鴦也都坐下，斟起酒來。

賈母擎杯笑道：「虧了我嚷著教打了個萬字炕，若是個順山炕，還不夠你們這些人坐呢。你們都看看，花攢錦簇的坐了一大炕，教我瞧著怎麼不喜歡呢？我的兒，你們也喝一盅兒酒，也吃幾個果子兒，這都是你們自己抬來的東西。」眾人聽了齊道：「我們好容易又見了老太太、姑太太的金面，今兒這個酒菜都是儘量兒的吃喝，沒人敢作假的。」賈母又向黛玉道：「昨兒有人給你送嫁妝去了，你瞧那些東西可也還好不好，總共也值得幾個錢兒？」黛玉聽了正欲回答，只聽寶釵道：「好極了，樣樣兒都做的精巧，比我的嫁妝強多了。裡頭綾羅紗緞，簪環首飾都是全的，也值個兩三千銀子。瀟湘館地方兒窄小，那裡擺得開這些東西呢？我和林妹妹商量著，我們姊妹倆住在一塊兒，怡紅院那裡又寬闊，又敞亮，所以昨兒把那些東西都擺在怡紅院了。」賈母聽了歡喜道：「很好，這才是呢。你們姊妹倆住在一塊兒，諸事都便當多了，也省得寶玉小子今兒要在這個屋裡來，明兒又要往那個屋裡去，教人家外人瞧著怪厭氣的。你們姊妹倆可都是讀過書的人，把寶玉交給你們兩個人，我也是放心的。可別跟著鳳丫頭學的醋罐罐兒似的，成日家雞鳴鬥鬥的。」

鳳姐笑道：「噯啾啾！這個老太太說誰自說誰，又拉扯到人家身上來了。這不是他們倆人都在這裡，老太太儘管問。自從回生之後，這些日子，我總是攆著二爺到尤二姐房裡去。平兒現在懷著身孕，眼看要占房的人了，也該避諱著些兒。所以，他如今倒是跟著我睡呢。」賈夫人聽了笑道：「姑娘，你這個嘴真要不得了，老太太不過說的是句玩話，你怎麼算起清帳來了，也不怕巧姑娘笑話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怪道平兒進來的時候，我看他走路累累墜墜的，原來我又要得重孫兒了。」秦氏笑道：「老太太不但要得重孫兒，還要得累孫兒呢。我們胡氏妹子也有六、七個月的身孕了。」賈母聽了愈加歡喜道：「這更好了，我這可當真是個老祖宗了。我也忘了問問你們姊妹倆和氣不和氣，吃醋不吃醋呢？」秦氏聽了，用手帕子握著嘴嘻嘻的笑道：「老太太問的這個話，真教我們也答不上言兒來了。我們這個胡氏妹子也是一個怪老實的人，我們姊妹倆也是一個屋子兩副牀帳，我們並沒有什麼爭論的。不過往者不追，來者不拒也就是了。」眾人聽了又都笑起來。

賈母笑著向席上望了一望，乃向香菱道：「姑娘，你那個小孩兒，如今只怕也很出息了，只怕見了你倒要認生呢罷？」

香菱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出息倒很出息了，總和家裡的人生，只認得他奶媽子一個人兒，連我、太太都不要抱。我但招呼招呼他，他倒哭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姑娘你可別忌較，真是蟠兒的種子了。」說的眾人又笑了。

賈夫人笑道：「據我看來，菱姑娘倒是個有福的，我聽見他們這個主兒當日活著的時候就很作踐他，他這如今倒夫妻兒女團團圓圓的。他們這個主兒嫁了我們馮書辦，教男人制的伏伏在地的，如今見了馮書辦，就像避貓鼠兒似的。」寶釵聽了忙道：「沒臉的東西，過會子求姑太太把他叫出來，等我數落著罵他一頓，出一出我的氣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罷啾姑娘，他如今已經不是你們家的人了，你又罵他做什麼呢！」黛玉也勸道：「姐姐你何必見他呢。我想他平日雖不顧臉，這會子要叫他出來見咱們，他斷然也是不肯出來的。」寶釵聽了，這才不言語了。

只見賈母又覷著眼睛向各席上望了一望，看到尤三姐的跟前，乃笑問道：「三姑娘，怪熱的天氣，你脖子上纏上一條兒絲線做什麼呢？」尤三姐聽了，紅了臉，笑道：「這個老太太，怎麼只是和我們取笑兒呢！這那是絲線兒，是個痕跡兒。」賈母聽了點頭笑道：「哦，這就是了。這也就難為他們二位仙師的法力，竟能把割斷的肉聯了起來。」又向賈夫人道：「當日我們小的時候，只知道跟著父母過日子，及至長大了，父母要給到誰家，就是誰家，那裡知道自己挑小女婿子呢！你看這三位姑娘，眼睛裡真是有水兒，挑了個柳公，真是世上數一數二的人才，到底生生死死地鬧成了，你說這不是世上的一個姑娘精了麼！」說的尤三姐紅了臉，低了頭，不敢哼一聲兒。

賈母又向寶琴、岫煙二人笑道：「你們二位姑娘可也都出嫁了，薛二相公我是見過的，不用說，是個才貌雙全的人兒。」

不知梅翰林的公子人品學問何如？」岫煙笑道：「我們二姑爺長的也怪清秀的，去年也拔了貢了。」賈母聽了歡喜道：「你們倆人是我素日最心疼的，如今都得了好女婿，我聽見心裡就喜歡極了。」

說畢，又往下首一看，坐的乃是史湘雲，由不得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噯！我的雲丫頭倒怪可憐兒的，我從小兒瞧她，我只說他是一個有福氣的，長的模樣兒純純厚厚的，說個話兒豁豁綽綽的，那知道他的命倒比別人不及呢！」說的史湘雲眼圈兒一紅，早流下淚來。賈夫人見了，忙用別話打岔。

賈母也會過意來，乃向探春笑道：「你女婿人兒怎麼樣？」

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今年二十一歲了，書也讀了好些，字兒寫的也好，只是打心裡不愛唸書，愛的是拉弓跑馬的這些事。」賈母聽了笑道：「是哦，武將家的公子，多一半兒都不愛唸書，老鸛窩裡原沒有鳳凰，只要認得幾個字兒，不是個白眼窩也就罷了。四丫頭又打扮成個道姑了，我聽見說你一心兒的要出家，小人兒家真是胡鬧極了。你寶玉哥哥出家，原為的是你黛玉姐姐，你出家可又是為那一條兒呢？」惜春紅了臉，笑道：「這個老太太，老人家又說起背晦話來了。各人有各人的志願，難道說世上出家的都是有為頭兒的嗎？」賈夫人聽了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用著急，老太太是心疼你。這麼個年輕的人兒，入了空門，就怪可惜的了。只要你悟道的心堅，只怕將來也定有一個好處的。」

賈母又道：「我昨兒聽見劉姥姥說，巧姐也有了婆婆家了。」

說是個鄉下的財主家，女婿也長的怪好的，也愛唸書，昨兒我見那個小親家母，也是怪伶俐的個人兒，倒沒有什麼可挑虧處。

只是我們這樣人家的女兒，給到鄉里，到底聽著怪不好的。」

鳳姐聽了笑道：「老祖宗還不知道呢，要不是給到鄉里，這會子早給人家當了小老婆了。」賈母聽了大驚道：「你這個話從那裡說起呢？」鳳姐道：「自從老太太歸天之後，老爺扶柩回南去了，我又死了，二爺又是大老爺帶了書子來，叫到軍臺上去了。寶兄弟又瘋著呢，家裡一個正經人兒也沒有。環兒這個東西，成日家招了那些個無賴的人到家裡來耍錢，這裡頭也有我哥哥王仁那個

不得好死的。兩個人輸的沒馬兒賣了，就都想到姪女、外甥女兒身上來了，哄著太太把巧姐賣給一個什麼藩王家作妾，虧了還沒有兌銀子。後來平兒知道了，和太太商量著把巧姐帶到劉姥姥家躲了些日子，這才脫過這一場是非了。

所以太太說不如早些兒給個人家，免得他們又安壞心。劉姥姥這才做的媒，給了周家了。」賈母聽了大怒道：「這還了得了，我們太太真是個死木頭，你們打發人到書房裡，把環兒這個壞種子給我叫來，等我問問他，他娘在陰司裡受罪，他還敢作孽麼！」賈夫人笑道：「罷喲，老太太！事情已經是早過去了的，況且三姪兒兒是我們請來的，老太太給他留點分兒罷。」

賈母歎道：「養下這樣的下流種子，這就是家門的不幸。且放著他就是了，如若他再不改過，等我把他活捉了來，送到地獄裡去。」說的眾人又都笑了。

賈母又向迎春道：「二姑娘，你自從回生之後，孫家到底也差了個人兒來沒有？」迎春聽了流淚說：「可教誰來呢？我前兒在大虛幻境早就說了，我情願和妙玉都跟著警幻仙姑，他們大家又都不依，硬把我攆撥著回生來了。這會子我也想來，也再沒有別的路兒了，只好將來給四妹妹做個徒弟罷。」賈夫人聽了歎道：「這件事可怎麼處呢？才剛兒我瞧見史大姑娘，我心裡就很不好。然而姑爺的命短，這也是件沒法兒的事了。」

這個孫家二姑爺可又是現在活著的，你們也沒打聽打聽。他如今到底續了弦了沒有。」平兒答道：「這個話我們也問過的。」

二爺說他還想續弦？誰家有姑娘肯往火坑裡送呢？以此看來，這會子沒有續弦罷。」賈夫人聽了，沉吟不語，默默如有所思。

忽見寶玉從外面笑嘻嘻的走了進來道：「夠了我的了，剛剛兒盼了個救命的人來了。」賈母忙問道：「怎麼，你們外頭的酒席可就散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早呢，早呢。才上完了小碟子還沒上點心呢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怎麼你可就下了席了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剛只一安了席，姑老爺就盤問我『四書五經』、『史記』、『綱鑑』以及古文詩詞。考過這樣又問那樣，講過這條又問那條，盼著他老人家也和別人說說話兒，才總沒有。」

剛剛兒的甄老伯來拜會來了，我這才脫了身了。」賈母聽了笑道：「好，這才合了我的心了。家裡有個催著唸書的老子，外頭又有個催著唸書的丈人，看你明兒唸書可用心不用心。」說的眾人又笑了。只見寶玉一面側耳聽著賈母說話，一面將賈夫人面前放的一杯酒伸手端了起來，一口喝了。賈夫人笑道：「我看你這個樣兒，必是在外頭你姑爹沒有讓你喝酒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姑爹倒讓來，只是我這個嘴，書還講不過來，那裡有喝酒的工夫呢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就坐在我這裡罷。」

司棋，另取個杯子給你二爺斟酒來。」寶玉聽了，便坐在賈夫人的旁邊。司棋斟上酒來，又給他面前抓了些鬆瓢、杏仁兒。

賈夫人道：「我的兒，我有件事和你商量。我想你二姐姐回了生好些日子了，你二姐夫那個猴兒崽子竟裝沒事人兒，這也不成個事體。你到外頭和你姑爹商量，怎麼想個法兒把你二姐夫嚇唬嚇唬，只怕他也就回了心了。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這件事倒也容易辦。趁著甄老伯在這裡，我就出去商量商量，只怕甄老伯有個什麼法兒也不可。」說著，便立起身來往外就走。

香菱忙叫道：「寶二爺，你替我問候我父親，教他明兒到我們家去，我還有話說呢。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姐姐，我只顧說別的話，竟忘了給你道喜。才剛兒甄老伯說他已經把甄老伯母送到這裡來了，現在城外公館里居住，教薛大哥明兒一早套了轎車子接去呢。薛大哥已經答應下了。」說畢，徑自去了。

香菱聽了大喜過望，這裡眾人又一齊都與香菱道喜。大家又歡笑了會子。

賈夫人擎杯讓道：「姑娘們到底也都吃一杯酒，怎麼盡自說話，連筷兒都不動了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姑太太，我們的酒都夠了，菜也吃的不少了，早些兒賜飯罷，吃了大家下炕散一散，也到各處看看去。」賈母道：「也罷了，想來他們也沒有裝假的了。」賈夫人聽了，便吩咐上飯。於是，丫頭們端了飯來，大家用畢，盥漱了，下炕散坐吃茶。

只見鴛鴦請李紈到他們房裡去坐，李紈乃向鳳姐諸人道：

「你們大家都不逛逛去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才剛兒老太太原是教你去和大哥親熱親熱，你這會子又混約我們作什麼呢？」

李紈笑道：「你悄悄聲的罷，看仔細我撕你的嘴。」賈母聽了，便向司棋道：「告訴你男人，教他到書房裡請你大爺，就說我請他說話呢。」李紈聽了笑道：「這個老太太，外頭陪客呢。」

我如今也是三十多歲的人了，兒子也中了舉人了，老祖宗總還把我當成他們小姊妹們看待呢。這不成了個笑話兒了麼！」

賈母聽了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用說嘴了。俗語說的好，『鋪稻草，蓋稻草，到底有個老頭兒好』。別說你如今三十多歲了，我如今倒八十多歲了呢，只是你老太爺沒在這裡，要在這裡的時節，我們老兩口子也要親熱親熱呢。」說的眾人都哄堂的大笑起來。

林黛玉笑著把李紈推了一把道：「大嫂子，怪不得老太太說你，你本來住的是稻香村，可不是鋪的蓋的都是稻草是什麼呢？」李紈笑道：「噯喲，你也和我動起嘴兒來了！當著姑太太我也不好說你別的話，我只問你『寶玉你好』四個字，可是我親耳朵聽見的，不是瞎說的。」黛玉紅了臉，「呸」的啞了他一口。正然說笑時，只見賈珠在房門口問道：「老太太叫我吩咐話呢麼？」眾人見了賈珠，又都瞅著李紈笑起來。只聽賈母向賈珠道：「你先到你屋裡等著去，我們隨後就來了。」賈珠不知其所以，只得答應了一聲，徑自回房去了。賈母向鴛鴦罵了個嘴兒，鴛鴦笑著拉了李紈的手徑自去了。賈夫人向眾人笑道：「老太太真是高興，老人家不拘說個什麼話兒，行個什麼事兒，總教人瞧著有趣兒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據我們看來，家裡這一點福氣也還是老太太一個人積下的。自從老人家去世之後，不但家裡過的沒個什麼趣兒，那怕就是來個親戚呢，也總覺得冰井似的，沒一點熱鬧氣兒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寶玉喜的手舞足蹈的跑了進來，笑道：

「老太太，姑媽，你們都不出去看看熱鬧去麼？」賈夫人道：

「這早晚兒可有什麼熱鬧可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才剛兒我出去把二姐夫的那些壞處都告訴了，姑老爺聽了也很生氣。後來甄老伯說這件事容易辦。他就從紙袋內取出一支香來，就在燈上點著，約有一盞茶的工夫，竟把我二位仙師請了來了。這會子，現在二堂上陳設了公案，發了一張牌票，差了一個青臉紅髮的惡鬼，竟把我二姐夫捉了來了。如今現在二堂丹墀下跪著呢，也不知是怎樣發落他。我見二堂背後窗櫺上嵌的都是玻璃，你們若要看熱鬧兒，大家都到二堂背後隔著玻璃可就都看見了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不勝驚異。只見迎春嚇得粉臉焦黃，眼中流下淚來。鳳姐笑道：「二妹妹，你這可是怎麼了呢？他把你折磨到這步田地，今兒剛剛兒的有人替你出氣，你怎麼又心疼起他來了？你想是又不願意給四妹妹當徒弟了。」迎春笑道：「我膽子小，聽見這些事我怪害怕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二姐姐放心，不相干的，這不過是警戒警戒他，斷然不肯傷他的命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們都不用害怕，拿我的拐棍來，等我把你們帶到二堂背後去，到底看看他們怎麼收拾這個沒人心的小雜種子呢。」

」

於是，賈母挪了拐杖前行，賈夫人領了眾人，隨後探春、湘雲二人攙了迎春，一齊來至二堂背後。隔著玻璃一望，但見堂上點的燈燭輝煌，看的十分真切。上面設著四個公案，正中坐著一僧、一道，東邊坐的是甄士隱，西邊坐的是林公，下邊一溜椅子坐的是賈璉、薛蟠、柳湘蓮、薛蝌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七個人。丹墀下站著兩個相貌猙獰的惡鬼，手提鐵鎖，鎖著一個垂頭喪氣的人跪在丹墀，仔細一認，不是孫紹祖是誰。

眾人正在驚異，忽聽上面坐的僧、道向林公笑道：「這個人生的外秀而內濁，其病在臟腑，非針灸藥餌所能療，非剖腹挖心不能治也。」林公道：「願求仙師的法力。」僧、道聽了，點點頭兒，忽然把驚堂木一拍，大喝道：「鬼卒們，把這個狗才的衣服給我剝了！」只聽下面伺候的鬼卒大吼了一聲，將孫紹祖揪了起來，一齊動手，是把上身衣服脫剝淨了。嚇得二堂背後的眾人面面相視，不知何事。又聽僧、道二人喝道：「鬼卒們，快把這狗才的心肝五臟挖了出來！」只見上來了一個豬嘴獠牙的惡鬼，手持一柄明晃晃的牛耳尖刀，走至孫紹祖的面前，晃了一晃，嚇得孫紹祖忙哀告道：「二位仙師，我再也不敢任性了。」只見那惡鬼不容分說，唵的一刀將孫紹祖的肚子劃開，伸進手去，將一副血淋淋的五臟掏了出來。嚇得二堂背後的眾人面目失色，也有渾身打戰的，

也有說不出話來的，也有叫爹爹媽媽的，也有說唬死我了的。

正在忙亂，又聽僧、道在座上喝道：「快取一大盆清水來，把他這副黑心亂肝拿去給我淘洗乾淨，將我這種藥末兒撒在他心孔之內，仍舊整理妥當裝在他腔子裡。」說著，便扔下一包藥末兒來。一鬼卒上前連忙拾起，端過一盆清水來，將那心肝腸肚一齊放在水裡，用力翻覆搓洗。一連洗了三盆黑水，這才幹淨了。拚開心竅，撒上了藥末，整理了一番，仍舊裝在他腔子裡，忙用兩手將刀口合上，又撒了些藥末兒，揉了會子。忽聽孫紹祖「噯喲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好苦啊！」二堂背後看的眾人這才都放了心，迎春臉上的氣色這才轉過紅來。忽聽僧、道二人向林公笑道：「大功成了，明日自有奇驗，如今放他回去罷。」只見林公欠身致謝。那僧、道便取了個油紙捻兒點了，立起身來往孫紹祖臉上擲了去。但見金光一閃，就如打了一個閃電一般，孫紹祖忽然不見了。

只聽林公向僧、道二人笑道：「二位仙長的法力果然深奧，濟世救人，其功不小。小弟求仙師把我們這幾位後輩也端詳端詳，倘其中也有性情倚於一偏的，尚求施仁，造就造就。」僧、道二人聽了，便覷著眼從賈璉看起，挨著次兒看到賈蘭為止，看畢，乃向林公笑道：「聖人云：惟上智與下愚不移，才剛兒孫令姪婿即所謂下愚是也，非剖腹煎腸不能療治。」乃指著湘蓮、薛蝌、賈蘭三人道：「老先生請看他們這三位，雖非上智，然而承受的清氣為多，無庸療治。」又指著賈璉、薛蟠、賈環、賈蓉四人道：「即如他們這四位，雖非下愚，然而承受的濁氣為多。四人之中，我們甄公他令婿，和賈府的三公子殆有甚焉。

若不即早匡救，將來也就到了『下愚不移』的地步了。」甄士隱、林公聽了，便求仙師的方略。嚇得薛蟠、賈璉、賈環、賈蓉四個人面如土色，不知又是怎樣的治法，面面相覷，不敢作聲。二堂背後的鳳姐、平兒、尤二姐、香菱、秦可卿、胡氏聽了也都唬得改變朱顏，心頭突突的亂跳起來。林黛玉忙回過頭去往四邊一望，只見寶玉站在寶釵的身後伸舌兒。他便從人空裡擠了過去，將寶釵的衣襟一拉，附耳低聲道：「姐姐，你就近悄悄的告訴他一聲兒，叫他躲著些兒，再別冒冒失失的出去了。」寶釵聽了，也回頭看了看寶玉，便向黛玉笑著搖了搖手兒，以示寶玉必不致於如此，教他不必害怕之意。

二人正然搗鬼，只聽僧、道二人向林公道：「他們四人雖然承受的濁氣為多，不過其心為物欲所蔽，然其本體之明，則有未嘗息者。這也無庸以刀鋸治之。我有一種孔聖枕中丹，乃宣聖在大成宮秘制的。向非人世龜板、鹿膠之類，只須一丸吃了下去，清升濁降，定志生慧，雖不能明善復初，亦斷不致再流入下愚。」說畢，從腰間解下個葫蘆來，取了丹藥四丸，每人給了一丸，令其到家臨睡時，用無根水服之。賈璉、薛蟠、賈環、賈蓉四人這才放了心，一齊上來拜謝。二堂背後鳳姐、寶玉見辦完了公事，便也走了出來。只見僧、道、甄士隱三人起身告辭。林公不敢強留，致謝了一番，率領賈璉、寶玉等送出廟門，飄然而去。

這裡，賈母聽得遠處有雞叫之聲，忙吩咐外面套車伺候。

只見鴛鴦領了李執也來了，同鳳姐諸人一齊拜謝告辭。賈母、賈夫人送至大堂，只見林公正在丹墀上讓賈璉、寶玉等騎馬，賈璉、寶玉等再三不肯，都把馬拉到儀門外，這才上馬而去。

李執、鳳姐等又拜謝了林公，林公也站著說了幾句客套，看著他們上車去了，這才和賈母、賈夫人回後去了不提。

且說榮寧兩府的男女並親戚諸人，出了城隍廟，一路車馬轆轤，燈籠火把，及至各自到家已有丑末寅初的時候。賈璉、賈環、賈蓉、薛蟠四人到家後，各將孔聖枕中丹如法服訖。因夜間勞苦，一覺直睡到巳牌時分。醒來只覺心境光明，神清氣爽，回思一往所行所為，殊甚愧恨，真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矣！

再說寶釵、黛玉同住怡紅院，也因昨夜勞倦，一覺睡醒，早已日上三竿。二人連忙梳洗才完，正欲到王夫人處請安，只見鶯兒慌慌張張的走來稟道：「二位姑娘快梳洗罷，才剛兒侍書從這裡過，說史大姑娘自從廟裡回來，剛然睡下，就發起燒來，這會子病的人事兒不省了。三姑娘害了怕，打發侍書告訴太太去了。」釵、黛二人聽了，都吃了一驚，正欲追問情由，只聽寶玉在帳子裡問道：「怎麼的，史大妹妹病了麼？寶姐姐、林妹妹你們兩人先到秋爽齋看看他去，我穿了衣裳隨後就來。」

釵、黛二人聽了，便留下紫鵲服侍寶玉穿衣，帶了鶯兒剛走出怡紅院的月門，就瞧見侍書、玉釧兒攙了王夫人從那邊來了，釵、黛二人見了，便止步等候著。王夫人到了跟前，一齊問安。

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史大妹妹平日生的本就壯實，從來輕易沒聽見他害個病兒災兒的。昨兒從廟裡回來還是好好的，怎麼一會兒的工夫就病的人事兒不省了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們也是才聽見的，也不知道她是怎麼了，正要瞧她去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太太該把王太醫傳來，給他診診脈就知道他是什麼病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已經差人告訴你璉二哥哥去了，咱們先過去瞧瞧他。」說著婆媳三人一齊來到秋爽齋。

只見湘雲睡在帳子裡，臉上燒的就和胭脂瓣兒一般，口不能言，惟有兩眼直瞪而已。探春坐在旁邊流淚。王夫人見了也覺傷心，用手在他額上摸了一摸，燒的火炭兒似的。忙問道：

「大姑娘，你到底覺著是怎麼了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問了他一早起，連一聲兒也答應不出來，已經不能說話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三妹妹，你同他昨兒回來，到底知道他是什麼病呢？」探春道：

「昨兒我們回來還坐著喝了會子茶才睡的。我見他無精打采的那個樣兒，我就問他說你怎麼了？他就淌眼抹淚的，總不肯說，後來見我問的緊了，越發哭起來了。我也不敢盡自再問，只得勸著，大家睡了。今兒早起，我已經起來梳完了頭了，還不見他起來，我教翠縷叫了他一遍。誰知道那個糊塗蟲竟沒看出他姑娘的病，倒說姑娘昨兒熬了眼了，讓他今兒多睡一會子罷。」

後來還是我放不下心，親自揭開他的帳子看時，已經病的就是這個樣兒了。」王夫人聽了才要說話，只見侍書進來稟道：「寶二爺帶了王太醫來了。」探春、寶釵、黛玉三人忙自迴避去了。

王夫人命人放下帳簾，將湘雲的兩用手枕頭托在帳外，吩咐請王老爺進來。寶玉聽了，忙拉了王太醫一同進來。先給王夫人請了安。王夫人答禮畢，便請王太醫坐在杌子上診脈。王太醫不敢正視，偷眼將湘雲的玉腕端詳了一回，就知是著己的內眷。輕輕的診了兩手的脈，便起身趨出。到了書房，悄悄問寶玉道：「大凡醫家看病，望、聞、問、切缺一不可。今病者在帳內，自必是要緊的內眷。望、聞二字是無庸議的了，若再不問，則是獨憑切字治病了。請問病者究係何人，尚望明示，以便開方立藥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就是史侯爺的姪女，我們老太太娘家的孫女兒。」王太醫道：「這位姑奶奶不是去年孀居了的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正是。」王太醫點點頭兒道：「據我所診的脈上看起來，並非風寒外感，乃是情慾內傷，心有鬱結，急火上攻，以致痰迷了關竅。所以身不能動、口不能言，治宜以開鬱順氣為要。」說畢，提筆立了一方，遞與寶玉道：「吃了這劑藥能夠說出話來，那就無礙了。」說畢，告辭而去。

寶玉送了回來，拿了藥方仍到秋爽齋來。剛一進門，早見有探春家差了個老婆子來，說因家中有事，要接探春回去。王夫人因湘雲病勢沉重，晚上無人照料，正在躊躇，見寶玉進來，忙問道：「你史大妹妹的病，王大夫說什麼來，可有妨礙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他說並非感冒，乃是心有鬱結。他開了個開鬱順氣的方子，說吃了這服藥說出話來就好了。」說著，便將藥方兒遞與王夫人看了。王夫人便命寶玉速差人去取藥，寶玉接了方子，揭起帳子來把湘雲又看了一看，這才去了。王夫人歎道：

「這個孩子，素日豁豁達達的，怎麼心裡又有了鬱結了呢？這會子偏偏兒的三姑娘家又差人接他來了，又不能不教他回去。」

今兒晚上可教誰在這裡照應他呢？若說連史大姑娘也送回家去，你們看看病成這個樣兒，可怎麼往人家家裡送呢？況且他們家也沒他的個著己的人兒，怎麼都是這些撓頭的事兒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太太不必焦心，晚上我搬過來就是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寶姐姐，你有小哥兒，夜裡吃奶不不方便，不如我搬過來省便些兒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不拘你們兩人誰過來一個，我就放了心了。」說著，只見探春穿了衣服走來，又把湘雲看了一看，向王夫人道：「雲妹妹吃了藥，若好些兒，太太可差人給我個信兒，我好放心。既是家裡有事來接我，我也早些兒回去才是呢。」於是，王夫人送探春到大堂外，看其坐車而去。

王夫人回到上房剛吃了早飯，又要過來看視湘雲。只見寶玉從外面笑嘻嘻的跑了進來稟道：「太太，那邊大娘帶了我二姐夫來了。一來負荊請罪，二來親自坐了車接我二姐姐來了。」

王夫人聽了不勝詫異。寶玉遂將昨夜僧、道作法，將孫紹祖剖腹洗腸之事說了一遍，王夫人聽了不勝之喜，連忙迎了出來。只見邢夫人領了孫紹祖進來，彼此請安問好畢，讓進上房歸坐。

邢夫人不等孫紹祖開口，先替他將昨晚夢中被城隍捉到廟裡，被一僧兩道剖腹挖心，更換了腸肚，如今負荆請罪，接迎春回去的話說了一遍。王夫人聽了不勝歡喜，更復婉言解慰了一番。

於是，邢、王二夫人同寶玉引了孫紹祖到紫菱洲來見迎春。真也奇怪，孫紹祖一見了迎春，那一番和藹纏綿的光景，就如寶玉見了黛玉一般，倒弄的個迎春反覺害起臊來。寶玉和邢、王二夫人都暗暗稱奇。便命寶玉陪著他吃了飯，命繡橘服侍迎春換了新衣，送他夫婦兩個雙雙的回家去了。

再說林黛玉在秋爽齋送了探春回後，便催著紫鵑、翠縷二人把藥煎好，命翠縷抱了湘雲起來，攬在懷內，摸了摸牙關尚未甚緊，忙命紫鵑用手帕子接著湘雲的嘴，自己用匙子將藥慢慢的替他灌了下去，仍舊輕輕的放倒，蓋好了被兒。約有申末西初的時分，只見湘雲臉上的顏色轉過來了，燒氣也減了些兒，正欲差人告知王夫人，只見寶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道：「妹妹，太太教我來瞧史大妹妹來了，不知這會子好些兒了沒有？」

黛玉道：「燒氣退了些兒了，臉上的顏色也好看些兒了。」寶玉聽了，便走到跟前，將湘雲的面色細細的端詳了一回，因看的忘了情，便順手來揭湘雲的被窩。黛玉見了，忙一把將寶玉的手推開，低聲道：「你怎麼越發學的沒道理了，你還當這是小時候兒麼？虧了翠縷沒在這裡，倘若明兒雲兒好了，知道了，不說你沒道理，還要說我沒人樣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是我偶然看的忘了情，只當做你和寶姐姐，那裡是有心呢！才剛兒寶姐姐原也要來的，因為桂哥兒撒了潑，所以不能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回去告訴寶姐姐，說這裡有我呢，教他不用來了。這會子也不用給我送鋪蓋，這裡有三姑娘的呢，只教紫鵑把我的絳色小泥兒的領衣帶來，怕晚上涼。你就早些兒過去告訴太太去罷，也就不用再來了。」寶玉聽了，把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早起正經人家寶姐姐要來，你偏要搶著來，當著太太可教人家怎麼說呢？」黛玉聽了低聲啞道：「你這是個什麼話呢？寶姐姐現有桂哥兒，我來也是一樣罷了，難道你就一天兒也離不得嗎？」說的寶玉無言可對，咕嘟著嘴坐了會子，也就訕訕的回去了。

晚上紫鵑拿了領衣來，黛玉便命將探春所用的被褥就鋪在湘雲的身旁，以備夜間便於照料。又命紫鵑、翠縷二人就在下邊榻上睡，便於呼喚。當下無事，也就大家關門睡了。